



从五公祠挪移到海口市博物馆放置的“定海门”石匾。 陈耿 摄

海口市五公祠最近在清理旧物时，在“浮粟泉”北侧的一堆乱石中，发现了一块“定海门”石匾，整体完整，字迹清晰。由于石匾此前未被发现和关注，海口市文物部门尚未将其登记造册，列为文物保护单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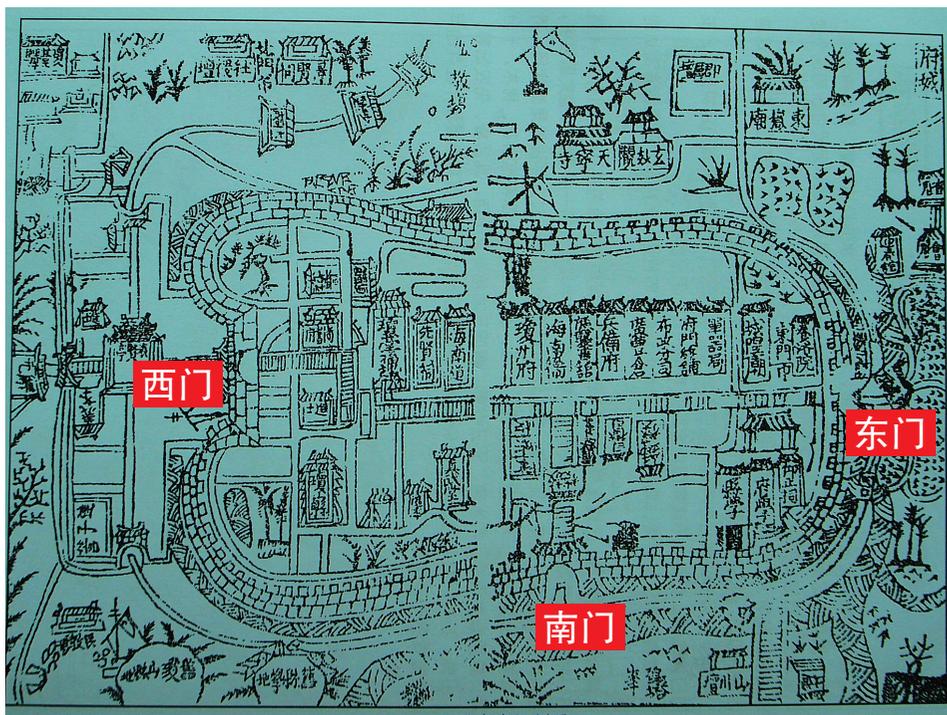
它属于哪个朝代？原先置于何处？一时间众说纷纭。

海南文史专家蒙乐生先生通过查考方志等有关史料，终于弄清其真实身份，原来，“定海门”石匾诞生于明代中叶，曾经是琼州府城南门的门匾，历经改朝换代和兵荒马乱，它一度消失在荒烟蔓草之间，此番重见天日，已是540多年之后。

“定海门”石匾的背后，承载着琼州古城的故事，铭记了一位重视文化教育的古代官僚的家国情怀。

定海门： 明代石匾 府城往事

文 | 本刊特约撰稿 蒙乐生



明代正德《琼台志》中的琼州府城示意图。 陈耿 翻拍

古城迁变。可想而知，当年城门新修，石匾新题，大门洞开，车水马龙，群情高涨，何等壮观。涂棐举附兴废，民黎怀其德，志书所记，历历在目。可是沧海桑田，三方石匾今仅存其一。

修筑古城，既要防御御敌，也要经受风雨。海岛台风频发，飓风骤雨肆虐，任尔金城汤池，照样摧枯拉朽。县志记载，成化十二年（1477）金事陈昭夏“紧筑土城，又于大城环增栏马墙”。城毁了修，墙修了毁，抵御倭寇，面对风雨，城墙整修旷日持久地重复。

史载，“嘉靖戊午（1556），知府李慎易子城以石，旋圯。”说的是用石头砌筑子城，但没多久就倾倒。到了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），古城又一次“隆重修筑”。其时，海南乡贤郑廷鹤“助夫运石增砌”，城墙增长，雉堞增多，“门仍旧制”，那时候城门仍是老样子。

有明一代，筑城修墙，不知进行了多少回。最后一次维修是崇祯十二年（1641），知府蒋一鸿创建东门、南门外月城，可谓尽心尽力。清移明祚，修城继续进行，但风雨损坏也在继续跟进。顺治十二年（1655），学道、知府、推官、知县捐修，但依旧旋即倾毁。

康熙初年，急风骤雨，比前尤烈，两番维修，功败垂成。康熙十一（1672），“飓风大作，堕南门大楼，东北角楼及窝铺十二间，圯南城一十二丈，东城三丈余，全城雉堞毁十之五六。”康熙二十四年（1645），“飓风倾倒城墙六十余丈”，毫无疑问，定海门也轰然倒塌。

老天爷似乎与大清过不去，七年之后，又一次飓风刮倒南门，“郡守张万言以各城楼为飓风圯毁，捐俸重建南楼”。一修再修，一圯再圯，人力疲

惫，物力维艰。康熙四十七年（1668），分巡雷琼道焦映汉“以郡城修历多年，雨风摧败，楼堞倾圮，详请两院设处重修。”

城墙屡修屡毁，成了历代官员心腹大患。道光二十一年（1840），鉴于“子城南北二楼久圯，知县金树本修复”。到了咸丰五年（1855），巡道黄钟音重修“换以版筑，其泥则用灰沙和之”。风风雨雨，修修补补，没完没了，“定海门”石匾也在修补中下落不明。

尔后，人口增加，拆墙扩街，修建房舍，拓宽道路，“定海门”石匾在城市化进程中委身草莽，而另外两方石匾隐身藏形，不知所之。岁月如流，万物皆变，石匾消失540多年后现身五公祠，依然浑厚挺秀，就像历尽沧桑的古城，依然保存风韵。

涂棐其人

涂棐整顿兵备，整修并改题城门，为什么改名“体仁”“归义”“定海”呢？

涂棐，字伯辅，江西丰城进士，广东按察副使。史载，“成化辛卯，（棐）奉玺书来按于琼”。这是学者型官员，他重视文治教化，故整修城墙，改题城门也不忘赋予文化意义。县志记载“自棐始修学宫，崇儒术……政肃风清，百蠹以消，百废以举，民用安辑”。

由此可知，涂棐改东门“永泰”为“体仁”，西门“顺化”为“归义”，南门“靖南”为“定海”，有他的深意。所谓“体仁”，是像孔子那样把“仁”作为最高道德原则、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，有博爱心、包容心、仁爱心，以天性善良、地德忠厚的心来为人处事。

所谓“归义”，回到合乎道义，归属于天下合宜事理的范畴。只有“体仁”“归义”，才能“定海”，即寰宇安定，琼郡安定。这与“修学宫，崇儒术”的传统思想一脉相承。海南名贤邢宥在《琼州府学射圃记》中对涂棐治琼所作所为赞不绝口，赞曰“伟哉涂公”！

涂棐奉书“专镇海南，留心学校，不欲劳民，乃自为措置”的崇文重教举措，不论是琼州官民或是府县学子，无不交口称誉。对此，丘濬在《琼山县学记》《琼州府学祭器记》中也有记述，称赞涂棐“下车之始，未遑他务”，买地扩建学宫，购置祭器，法制备具。

当时，琼州府学也与府治城墙一样，历经风雨摧残，房舍破败不堪。尤其是府学射圃，这处供儒生练习武功的园圃，“地不满射者之力，屋不蔽风雨，阶物不度，侯服不给，诸生病之。”涂棐认为，射圃附于府学：“礼行于学，可以观德而选士，可以威敌而御强。”

面对“久而废坏弗备”的祀礼祭器，这位尊儒重道的副使表现出极大的文化自觉。用丘濬的话来说，涂棐“市铜鸠工，博考古图像，按其制，制之为器，爵百四十而奇一，筵七十有二，豆如筵之数，簠簋各四十有四，罍十又有二，祭五尊三，总凡三百九十有三。”

祭器完备之后，涂棐依据大射乡射礼仪写成《射礼一通》一书，供士子习射参考。对此，邢宥赞叹：“嗟夫！士之食公禄而力可为者，曾有人而不知所当为哉？”丘濬也赞扬说：“奉命以治军旅之事……以用于崇儒重道之祀，其盖有得圣人微意于千载之下也哉。”

涂棐为政，竭尽心力。不论是整修城墙还是扩建学宫，都是“为君子所当为”。琼山古城之所以成为国家历史名城，就是有无数量涂棐这样的文化精英“为所当为”。这方“定海门”石匾的现身似乎在昭示今人：历史名城的保护与利用，应该“为所当为”！

不久前，五公祠环境整治，草莽中发现一方长约一丈、宽二尺多、厚七八寸的石匾。这是一块长方形横匾，材质坚硬，硕大厚重，平滑表面镌刻卷草花纹，中间阴刻“定海门”三个大字，笔画丰满，字体坚实，结构方正，气势沉雄。众人猜议，应该是琼山历史名城的文化遗存。然而，是哪个城门，哪个朝代修建的城门，哪个人书写的城门匾额呢？

话说琼山古城

古代的“城”，其本义是“防卫性的墙圈”。琼山县治附郭州府，故称“府城”，其城邑即“海南卫城”。这是海南现存古城中行政级别最高，城墙最长，受中原传统“礼制”影响最深，颇有文化特色的文化名城。作为国家历史名城，府城文化遗存有待挖掘。

显而易见，府城原是防卫性的军事设施，明正德《琼台志》称之为“海南卫城池”。按照官方介绍：“琼山府城始建于宋开宝五年（972）。”可是，正德《琼台志》记载：“唐贞观五年（631），析崖州之琼山置琼州，城筑疑始于此。旧周围止三里。宋、元因之。”

唐胄的“疑”合乎义理，“置琼州”焉能没城。旧城很小，周遭仅三里。而“宋、元因之”，就是沿袭旧址，依照原样。明洪武二年（1369），指挥张荣偕同州县官员“率民舁土石，军筑砌，自旧西北隅，周匝到东南隅，增广四百丈，阔二丈余，高二丈五尺。”

郡志记载：当年辟东、西、南三门，“东曰朝阳，南曰靖南，西曰顺化，各建敌楼；城北无门，建楼曰望海；南筑长堤，引溪为壕。”洪武八年（1375），再次奏请增广城墙，自城北循东接至南隅，长三百四十四丈，改东门曰永泰，东、南、北隅仍建角楼。

明代寇患不已，城墙不断加固。洪武十二年（1379），城墙一再扩建，北面自西至东四百余丈，通计周围一千二百五十三丈，高二丈七尺，广一丈八尺。雉堞一千八百三十，窝铺共三十七。濠堑周一千二百八十七丈，深三丈二尺，阔四丈八尺，已颇具规模。

可是，这样的城邑規制，防卫功能仍嫌不足。于是，便在外围加筑土城。洪武十八年（1385），指挥桑昭于西城外增筑土城三百八十丈，西、南、北亦辟三门，上各建敌楼，谓之“子城”。数次扩建，規制加大，门楼具备，时人盛赞“完美坚固，甲于岭海”。

在海南筑城史上，指挥桑昭，厥功甚伟。桑昭是在金吾前卫指挥金事的任上特别委任来琼掌管卫印，下车伊始，修造公廨、衙宅，兴建营房、仓库，扩展土城、街道，创立清澜、昌化、海口三处卫所，任职十载，爱军恤民，崇文重教，功勋业绩，可圈可点。

这一时期，倭寇侵扰变本加厉，海南受害尤其惨烈。洪武到成化年间，筑城防倭，此修彼补，从未停止。成化八年（1473），广东按察副使涂棐奉飭整顿琼州兵备，加固城墙，整修并改题东、南、西城门：东曰体仁，西曰归义，南曰定海，“定海门”乃涂棐所题。

涂棐整修的城门何时坍塌，另外两方石匾到底藏身于何处，“定海门”石匾为什么会掩埋在五公祠的草莽之中？所有这些问题，没有文字记载，没人能讲清楚。但是，民国《琼山县志·建置志》对“城池”的记述，却从一个侧面揭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府城历史。

定海门石匾

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“定海门”石匾重现世人眼前，并以自身存在讲述